

吳虞日記

上
冊







《吴虞日记》现存有60册，其中内分：《虞山日记》(1911.10.10—1912.7.15)一册，《爱智日记》^① (1912.7.16—1919.12.23)二十二册，《师今室日记》(1919.12.24—1925.5.17)十七册，《宜隐堂日记》^② (1927.3.30—1945.4.6)二十册。

注①《爱智日记》另缺二册。(1912.11.4—1913.4.9) (1916.8.16—1916.12.1)

注②《宜隐堂日记》另缺(1933.12.10—1937.4.22)册数不详。

敬辦并希具覆此令因往報社訪問廉江悲俠俱在茶
 園晤廉江振云七月間云、取公事係吳虞主張宗教
 革命家度革命策之正教張所謂宗旨頗不純正者
 乃省行政公署所刪改也余之主張宗教革命在國教問題
 未發生以前即欲孔教它為國教法律亦不追溯阮元信仰
 自由明之約法大抵既所未宜希廣棄約法則余之言宗
 教革命於七月間固無異議正於家庭革命余又未得界
 改申明不追依新律改正舊律之不平等而已存文具
 在不可尋徑也據廉江言欲從恩羅倫諸人為之小人心如
 針尖甘冒天下之不韙在共和之時速從是報報私怨
 黑暗以此言為民國二字悲矣翌晨報花七日遵中央令

一九一四年一月十一日 日記

在四川成都出版的《軍群報》因刊登吳虞“非儒”
 文章，于一九一四年一月十一日被北洋軍閥政府下
 令查封。這是吳虞当天的日記。

敬未信

廿日星西初夜甚熱飯後擬作吃人與礼教文一篇擬出左付
有海韓非發說其戴子高發子校正漢書高紀史記項羽
牛紀默布傳後漢書臧洪傳舊唐書忠義傳中張巡傳午
刻小睡君毅未信三月十日言朱謙之住北京作科預科喜者莊
周易終日齋居一室勉強字句澀塵滿座易以也人有訪其寒

暗教後改換使來讀書其為人九十楊適夷曾索觀星期有
極為稱美楊住北京西單牌樓石廣胡同財政金融學會潘主
三任月過以擬日內與主三共賃一屋同居一面作文主說以廣聲譽
一面物色人才組織中校以為自活動地步現已拉主三入任改中
內教治理學行改修午飯後去風微雨旋止返李亞衡談久
亞衡諸子聞叔第三期生歸着手作文三更必始睡一等返睡

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日記

記述寫作《吃人与礼教》一文。

片三張吳虞底初教破條論已收到下午一時過北大三院大礼堂非宗教大同盟講演大會聽眾三千餘人外國人女生美人都有張耀翔李石曾李守常講後予健忘鼓掌聲又雷聲蔡元氏因病未到蕭子竹代表談其講詞四時畢攝影而散李石曾言里昂有電來

一九二二年四月九日
日記 記錄了在北京大學召開非宗教大同盟大會的情況

吳玉章

十七號星三廿二晴食油菜卒至省中將所校閱公文及與同芳私仲倫後芳本已取唐文評注讀本云祇此懷忘取有將來均擬用此本十二時課畢講非儒篇五七段餘歸吳玉章未改既久遂為諸李明廷看臉微燥無他病相子用各廿五玉章言今日講學一當研究社會問題從經潮着手一當研究家族問題從倫理着手極有見地夜間建設芳私言省中學生頗歡迎予明年須請予多住鍾成不言則學辭去即多住矣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日記
記錄了吳玉章同志的言論

124/1-2/1

说 明

《吴虞日记》，从公元1911年10月10日起至1947年止（其中有缺佚），现存共六十册，藏中国革命博物馆，从未发表过。为研究近代史的需要，现整理印行。本书分上下两册，上册为1911年10月至1921年12月部分，下册为1922年1月至1947年部分。兹将整理中的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整理出版，系根据手稿照录。但对其中与研究近代史或吴虞评价无关系者，如生活琐事的记述，日常读书前后各日大致相同者，酌予删节。

二、原日记除小部分由作者本人加了圈点外，未加标点。此次整理，一律加上通行的句读点，但不标专名号。日记中因旧时礼仪等原因而采取的空格、抬头等格式，不予保留。

三、对日记中的错讹字和脱文、衍文，作了订正，并加不同的符号，以示区别，订正之处，一般不再出注释。错讹字可改正者，将改正的字写于该错讹字后，加方括号（〔 〕）；疑其为错讹字者，在该字后注问号，加方括号。脱文增补，则加黑体方括号（【 】）；如系衍文，在衍文之后注衍何字，加方括号。

四、原日记纪年，有时用阳历，有时用阴历，有时又阴、

阳历并用。此次整理，除每年开头加注公元多少年外，一律照录，不另加注。

五、对日记中所涉及的人与事，一般均未加注释，仅对其个别地方，作了必要的注解，置于每页下方。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组所组编的《近代史资料专刊》的一种。全书的标点整理工作由中国革命博物馆负责。参加整理工作的有梁大为，李子谦，王凌云，袁钟秀，范春荣，周正本，胡淑敏同志。最后由荣孟源同志对全书作了审校。

标点整理中不当之处，一定不少，敬请读者和专家们批评指正。

吴虞略历

吴虞(1872—1949),原名久宽,字又陵,亦署幼陵,原籍四川新繁县。清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1872年12月19日)生。出身地主家庭。早年受过封建教育,1892年又入成都尊经学院,随导师吴伯嵩学习诗文。1898年戊戌变法兼求新学,曾“不顾鄙笑,搜访弃藏,情稽深览,十年如一日”^①。因此,人称他是“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也”^②。1905年,吴虞时年三十三岁,留学日本。入日本法政大学,学习宪法、民法、刑法、政治学、经济学等课程。1907年回国后,曾先后在成都县中学堂、嘉定府中学堂、通省法政学堂、官班法政学堂教书。教书时鼓吹“非儒”学说,并撰写了一些批判封建宗法制度的论文。

1910年,曾反抗其父。并著文揭露其父的丑行。因此,遭到一伙封建顽固派的激烈反对,被视为忤逆行为,名教罪人,被赶出教育界。他因为编撰《宋元学案粹语》一书,在例言中引用李卓吾的话,清朝政府曾令赵学政查禁,不准发卖。1911年又因著文反对儒教及家族制度,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移文各

①② 廖季平:《骈文读本序》、《蜀报》第一年第二期。(1910年9月)

省逮捕吴虞，内有“就地正法”之语。吴虞被迫逃出成都，在双流县乡下其舅舅家中避难。

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又回到成都，曾任《政进报》主笔。1912年，参与编辑《女界报》、《公论报》，并为之撰写社论与时评。

1913年，由早年老师张星平的介绍，任四川省川西道公署顾问兼内务科长，并主编《四川政报》。是年出版了他的诗词集《秋水集》，其中收录了早在1906年游日本东京所作《中夜不寐偶成》等诗。注中多非儒之说。

1914年1月，在成都出版的《醒群报》被北洋军政府查封，他又遭受一次新的打击。缘由之一是他在该报发表过主张家庭革命与宗教革命的文章。

长期处于“外遭社会之陷害，内被尊长之毒螫”环境中仍坚持战斗的吴虞，在1916年有了新的转机。由于他的非儒的战斗论文，在当时全国最有影响的杂志——《新青年》上得到介绍和传播，从而使他名动海内，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年十二月，他写信给当时主编《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说“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表示愿将其所作依次录上，“以求印证”。陈独秀回信说“尊著倘全数寄赐，分载《青年》《甲寅》，嘉惠后学，诚盛事也”。由于陈独秀的支持，他的几篇主要论文：

《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礼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儒家大同主义本于老子说》、《读荀子书后》和《消极革命之老庄》，于1917年1月至7月在《新青年》杂

志连续发表了。他的文章，不但充满了反封建宗法制度的勇猛精神，而且敢于把儒家的伦理学说和政治上的专制制度、社会组织上的家族制度当作三位一体的东西加以攻击，使当时无数长期在封建思想压抑下的青年学生，受到极大的振奋。

1918年8月以后长期被排斥在教育界之外的吴虞，又重新在四川外国语专门学校、法政学校及国学专门学校任教。

在五四运动高潮中，他积极配合鲁迅先生又一次向封建的礼教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写了《吃人与礼教》一文，于1919年在《新青年》第6卷第6号上发表。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和他的论文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吃人的礼教”成了当时进步青年反对封建旧道德的一个重要的战斗口号。

1921年夏至1925年夏，他在北京大学任国文系教授，并在北京师范大学、南方大学京校、中国大学、北京学院四校兼课。其间，1921年10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吴虞文录》一书。胡适作序，称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1922年4月9日，他参加了由李大钊等人发起的“非宗教同盟讲演大会”，并与李大钊等人在大会上发表演说。

1925年9月，吴虞由北京返回成都。至1933年，他曾先后在成都大学、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四川大学外国文学院、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立四川大学任教。1932年6月，成都美信印书局出版了《吴虞文续录别录》一书。此书又收进了他的许多新作，其中包括《驳康有为君臣之伦不可废说》的著名论文。

1933年7月，时年六十一岁，他离开教育界，一直赋闲在家，过着隐居生活。1949年4月逝世于成都，终年七十七岁。

在吴虞的一生中，除正式出版的《吴虞文录》《吴虞文续录别录》《秋水集》等著作外，他还编撰了《国文撰录》《骈文读本》《宋元学案粹语》等书。此外，他还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日记手稿，共六十册，记载年代达三十七年（1911—1947年）之久，是研究我国近代史的一部珍贵资料。

吴虞日记序

荣孟源

吴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孔健将。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曾汇集为《吴虞文录》，一九二一年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两大旗帜。反孔是反对旧道德的主要问题。吴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又说：“儒家以孝弟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络之根干，而不可动摇。”它违反立宪国共同的原则，违反世界共和国的原则，违反民主主义。既“为共和之国民”，则不能“甘为孔氏一家之孝子顺孙”。吴虞的这种认识是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研究课题。

吴虞不是积极的革命派，不曾参加过任何一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终身教书，只图明哲保身。他称赞孟德斯鸠等人的民主思想，更称赞老庄的无为和佛教的出世。读书不专，一天要读许多种，诸子百家普遍涉猎，二十年代后期又着重于佛经，思想错综复杂。只求与社会名流交游，不管对方的思想如何。他反对封建的节孝，却又以封建节孝来要求他人，思想自相矛盾。喜作诗，参加过南社；也曾因作捧妓女的诗受到舆论

谴责。应该说，吴虞是二十世纪前几十年间我国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代表，他的思想变化，很值得认真研究。

研究吴虞，需要了解当时的社会变化和他的具体生活，《吴虞日记》是最重要的资料。日记从辛亥革命起到抗日战争胜利止，保存基本完整，记载着三十多年间吴虞的经历和社会变化。是研究吴虞的可靠资料，也是研究近代史的珍贵资料。

第一，日记记载着历年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变迁，虽非系统而详细的叙述，却是片段的真实史料。例如一九一七年军阀混战，烧毁成都莲池街、文庙后街、陕西街、南大街，各处“烈焰涨天，人如山崩”。逃难者“面目深黑，见之酸痛。”吴虞夫人曾兰也因逃难受惊而得病去世。抗日战争以后，因为日本飞机轰炸，“重庆人口疏散至乡间，每被匪抢；匪所用枪又团枪也。”成都附近“斑竹园打死一匪，乃成都保长，跟随抢疏散来人之皮箱也。”一九四一年五月间，“孔部长之子私运黄金三万磅至云南，为龙云所扣，电蒋请示办法。”总之，所记四川政局的变化，军阀统治对人民的危害，以及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等等，都是珍贵史料。所记也有谣言，如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九日记：“敌兵如到贵阳，中央政府或移兰州。”国民党政府移兰州是谣传，准备迁移确是事实。十二月十日记：“共产党出十六师人，由周恩来指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出兵西南是谣言，却反映着当时四川人民的希望。把这些记载仔细分析一下，有助于了解历史情况。

第二，日记以个人生活为中心，记载着吴虞所到之处，主要是成都的社会经济情况。如柴、米、油、盐、糖、茶、肉、蛋、蔬菜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理发、喝茶、吃饭、听戏、坐

轿、坐车、搬运和过节、应酬的费用和习俗；木工、泥水工、刻字工、写字工以及男女仆役的工资和生活；公务员、教员的薪金、欠薪及其互相拉拢和排挤情况；银、钱、大洋、川洋、纸币、铜币、镍币的比价等；百元或几十元买一少女作妾，一二十元买一幼女为婢等事；地价、房价、地租、房租和租佃关系等等；这些情况几十年间的变化，都是研究人民生活、生产变化、以及社会状况的珍贵资料。

第三，日记以个人读书、交游为主，记载四川主要是成都报纸、杂志的创刊、停刊和被封闭，以及书店营业和印刷出版事业的情况。也记载了一些全国书报杂志、学术团体、学校和某些文化事业的情况，也记载了一些社会名流、和尚、洋教士和外国文化特务的活动，以及帝国主义掠夺中国文物等等情况。这又是研究我国近代文化、教育、宗教和洋教在中国肆行特权的珍贵资料。

《吴虞日记》是研究吴虞思想的资料，也是研究辛亥革命以来，直到抗日战争几十年间我国近代史的资料。经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同志们选录、标点整理，把这份资料提供给历史工作者和各方面工作的同志们参考，真是大好事。

整理和出版《吴虞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支持过，我也读过全文。近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作为近代史资料专刊出版，整理日记的同志们叫我写个序。序我写不好，只是简单介绍日记的主要内容而已。

一九八二年二月七日于北京

目 录

虞山日记	一九一一年..... 3
	一九一二年.....22
爱智日记	一九一三年.....81
	一九一四年..... 117
	一九一五年..... 167
	一九一六年..... 234
	一九一七年..... 278
	一九一八年..... 362
	一九一九年..... 440
师今室日记	一九一九年..... 509
	一九二〇年..... 512
	一九二一年..... 574

虞山日记

一九一一年